



在 得 案 兩 為 彩 的 因 出 為 他 要 國 趙

這 了 研 幅 風 因 極 為 了 中 們 的 解 樹

些 很 究 風 作 兩 放 理

衆 多 可 格 位 區 與

多 的 以 畫 的 人 鬱 創 育 學 的 作 文 孫

的 成 說 所 而 將 的 作 獻 的 創 家 學 犁

成 果 已 作 手 二 地 實 也 發 作 分 中 作

要 的 對 人 方 踐 正 展 實 別 最 為

要 取 的 實 以 重 我

赵树理孙犁 比较研究

Z h a o s h u l i S u n l i
B i j i a o Y a n j i u

赵建国 著 昆仑出版社

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

赵建国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赵建国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8

ISBN 7 - 80040 - 639 - 3

I. 赵... II. 赵... III. ①赵树理 (1906—1970) —文学研究
②孙犁 (1913—2002) —文学研究 IV.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803 号

书 名: 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

作 者: 赵建国

责任编辑: 张良村 王永贵 (特邀)

装帧设计: 刘树勇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 - 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40 - 639 - 3 / I · 475

定 价: 22.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自序

赵树理和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学中巍然并峙的两座高峰,在现、当代文学中也是各自独具风格、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两位作家;他们在艺术上又是色彩非常不同的两面旗帜。拿这样两位作家做比较研究,是一件饶有趣味,又有意义的事情。

一提比较,可能有人会以为要比一比这两位作家谁高谁低。其实,“比较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阐明文学创作的规律,并非定其优劣。”(1981年10月5日给罗宗强的信)在这里,我愿意引用本书比较研究的对象之一孙犁的这段话,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在本书中可能会涉及对这两位作家的许多方面的比较,可能会指出谁在某些方面更出色一些,谁在某些方面出现过闪失。笔者的用意在于总结经验教训,在于阐释文学创作规律。事实上,赵树理和孙犁在创作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优势,很难分出谁优谁劣。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有一个感触:关于孙犁,材料比较充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孙犁本人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包括生平小传,记叙自己生活经历的散文,无所不谈的书信,以及其他杂记等等,正如《孙犁传》的作者郭志刚、章无忌在该传记卷首语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作家自己写了自己的传记”;关于赵树理,材料却相对较少,尽管现在五卷本的全集已经出版,但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的书信、日记等则很难看到。他也基本上没有记叙自己生平经历的散文。当然,孙犁在赵树理逝世之后的三十多年中,写出大量回忆性的文章,这是一个客观原因。本书的有关章节,有的可能详细一些,有的可能简略一些,往往是资料的多寡造成的。

还是让我们一起走入赵树理和孙犁的生活与创作世界吧——

AB, 06/05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生平的同异和性格的差异	1
第一节 生平的同异	1
使父亲失望——自杀——两位大个子——作为编辑和记者——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孙犁与铁凝——与鲁迅——生活地域与视野——读书	
第二节 性格的差异	30
“像维护宗教一样维护革命”与敬而远之——生活能力——幽默风趣与不善言辞——作家使命感——都不太适合当官——不爱凑热闹——“君子之交淡如水”——个人情感世界——闲情逸致——病——“封笔”	
第二章 迥异的风格——创作比较	58
第一节 评书体小说和诗体小说	59
一、评书体小说和诗体小说	59
二、叙事策略	75
第二节 年轻女性与中、老年农民	78

第三节 “中间人物”与复杂人物	87
第四节 农民作家和农民知识分子作家	95
一、农民作家和农民知识分子作家	95
二、对农村和农民的极端熟悉	109
三、乡村情结和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或厌烦	112
第五节 思想内容比较	117
一、“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117
二、反对浮夸,崇尚实干	122
三、孙犁作品思想内容的某些闪光点	124
四、不经意间的天人合一	128
五、探寻人生经验	130
六、“缺乏爱情”与“不会写恋爱”	130
七、两位“风俗画”高手	140
第六节 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	143
第七节 艺术追求或艺术风格上都有一次重大转变	144
第八节 赵树理、孙犁与戏剧	148
一、赵树理与戏剧	149
二、孙犁与戏剧	152

第九节 散文和诗	153
一、散文	153
二、诗	160
第十节 瑕疵	166
 第三章 文艺观念比较	 180
第一节 赵树理创作体系(兼与孙犁比较)	180
一、“政治上起作用”	181
二、“老百姓喜欢看”	195
三、“共事”说、“主人”说与“问题小说”	203
第二节 “化了的材料”及其他	217
第三节 人道主义	219
第四节 孙犁的艺术观念	224
一、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能超越的特质	224
二、高度重视艺术美	225
三、关于散文及其他	226
四、关于文艺批评	228
五、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关系	233
第五节 孙犁论赵树理	240

第四章 两位作家的影响变化曲线及对两位作家的研究	251
第一节 两位作家的影响变化曲线	251
一、两位作家的影响变化曲线	251
二、“赵树理方向”与“五四”传统	265
第二节 对两位作家的研究——赵树理、孙犁研究 50 年述要	269
一、赵树理研究 50 年述要	269
二、孙犁研究 50 年述要	275
主要参考书目	288

第一章 生平的同异和 性格的差异

生平与性格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列为两节，分别叙述。这样，生平里会看出性格，而性格里又有生平。也许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对这两位作家各自的性格有更深的感触和理解，会对他们的创作又多一层了解。

第一节 生平的同异

两位作家都出生于华北农村。所不同的是，赵树理 1906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正在中落的中农家庭）中，属于山区。孙犁 1913 年 5 月 16 日（农历四月初六日）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民家庭（在土改中该划为富农）中，属于平原，家境比赵树理稍好一些。

使父亲失望

两人的学历大致相当。1925 年赵树理考入地处长治的山西省

主要参考书目

- 《赵树理全集》(1—5卷),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 《赵树理文集》(1—4卷), 工人出版社 1980 年版
- 《赵树理文集》续编, 工人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赵树理研究文集》(上、中、下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 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 黄修己著《赵树理评传》,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董大中著《赵树理评传》,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 戴光宗著《赵树理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 高捷编《回忆赵树理》,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孙犁文集》(1—5卷, 续编 1—3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 《芸斋书简》(上、下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 年版
- 刘金镛、房福贤编《孙犁研究专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孙犁作品评论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 《孙犁作品评论续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 郭志刚、章无忌著《孙犁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查行李，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四块银元。通过了搜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脚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说只有会门中才用的黑话。这引动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了他的情报。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

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引起了这四个人的怀疑，他们尾随他回到太原。赵树理被弄得很紧张。他到太原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朋友处投宿。晚上，赵树理开始给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突然，与邻屋隔开的墙上响起了重重的严厉的敲击声，赵树理吓得闭上了嘴。以后的几天，只要他一开口想说，就有敲击声。他想，准是那帮人觉得他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秘密，所以警告他不要多嘴。

赵树理料定自己要惨遭不测，他对于自己悲惨的生命并不怎么留恋，但很不愿连累朋友，于是决定跑出去自杀。……他对谁都没有说，就投入太原的湖中。

有人把他捞了上来，他在警察局里恢复了知觉，然后像一条挨过鞭打的狗似的回到朋友的住所⁽³⁾。

孙犁是这样记述自己试图自杀的过程的：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这又是权力之争，我是小民，不去做牺牲。但不久就看到，它是要把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推上祭坛的。忍受不了批斗的耻辱，还是决定自杀了。

一天晚上，批斗大会下来之后，我支开家人，就关灯躺下了。我睡的是一张钢丝床，木架。床头有一盏小台灯。我躺下以后，心无二念，从容不迫地把灯泡拧下

来，然后用手指去触电，手臂一下子被打回来，竟没有死。第二天早上，把灯泡上好，又按时去机关劳动，只是觉得头有些痛。

我想死得舒服一些，但没有做到。我对电没有知识，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死。

此后，还是想死。每天，我在五层的大楼搞卫生，手里提着一个小铁桶，上上下下每到一层转折处，从楼上往下一看，像一个深深的天井，我想跳下去。但总是迟疑一下，就又走去了。

我们在楼顶上“学习”，一天晚上，我站在围墙边，往下看，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不断。纵身一跳，一定粉身碎骨，血肉模糊了。正在乱想，围墙上的电灯，忽然都亮了。有人在冷冷地监视着我，我又进屋学习了。

在干校，我身上带着一包安眠药片，大约有四五十片，装在破棉袄的上边口袋里，是多日积攒起来，准备用于自杀的。每天晚上，我倒一小玻璃杯水，放在枕边，准备吞服。但是，躺下以后，不容我再思考一下，我就疲劳地睡去了。有一次，把杯子打翻，把褥子弄湿了，第二天拿出去晾晒，引起“造反”头头的质问，我说是夜里咳嗽。

干校附近有条河，我立在岸上发过呆。给牲口铡草时，有一把锋利的镰刀，在我手边，我曾想在脖子上抹一下。终于都没有做到，直到我被“解放”⁽⁴⁾。

“文化大革命”中没听说赵树理有过自杀的念头，但邪恶势力将他残酷地折磨死了。孙犁倒是多次有过自杀的念头，有时也真的付诸行动，然而他命大，没有死掉。

两位大个子

有趣的是，孙犁与赵树理一样都个子大，“我穿的是一身粗布棉袄裤，我身材高，脚腕和手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在外面。……有一天在部队出发时，一同采访的一位同志把他从冀中带来的一件日本军队的黄呢大衣，在风地里脱下来，给我穿在身上。我第一次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⁵⁾战争年代，赵树理有时也由于自己的高身材与相对短小的衣服显得不协调。

作为编辑和记者

都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成为著名的解放区作家。正如孙犁在《谈赵树理》一文中说，赵树理“如果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而孙犁在谈到自己时也说过，“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成不了什么作家，也就是在家里继承我父亲那点财产，那么过下去，过成什么样子那也不知道。”⁽⁶⁾两位作家都是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革命，而且在革命队伍中都是主要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初期主要是从事宣传工作。赵当过编辑、记者，孙也当过编辑、记者。

30年代赵树理先后担任过三份小报的编辑。第一份小报是牺盟会上党中心区1939年创办的《黄河日报》，赵负责该报的副刊《山地》。《山地》办得很出色，小报贴在县城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意看看，往往弄得路为之塞”（赵树理语）。赵编过的第二份报纸是中共太南区委的机关报《人民报》，他仍然管副刊。但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调到华北《新华日报》，协助别人编辑《抗战生活》半月刊。1940年8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对敌占区宣传的刊物《中国人》周刊。赵树理全权负责该报，这是他编辑过的第三份小报。

编辑实践对赵树理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我的所谓

‘问题小说’，是从编小报副刊时形成的，却是在写这几个剧本（指《万象楼》、《清债》和《神仙世界》等）时巩固下来的。”直到解放后，赵到北京参加戏剧改革工作，还兼任《工人日报》记者；孙则到天津当了《天津日报》的专业编辑和记者。

严格说来赵树理和孙犁都不是出色的新闻记者。

1939年春天，孙犁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当时社址在阜平。孙犁的日常工作是做“通讯指导”，每天给各地新发展的通讯员写信，最多可写到七八十封。而且他在1939年还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学习的材料《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并于1940年4月出版。在孙犁看来，“它不只是一本关于新闻工作的书。它是我在写作《文艺学习》一书之前，对我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一次初步的系统的检阅。在其中，也记录了我在那一时期的生活和感情。”他回忆当年情景时满怀深情地写道：“那年我二十六岁，它是我真正的青春遗响”⁽⁷⁾。他还写过《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刊载于1941年10月冀中区出版的油印刊物《通讯与学习》上。

1939年冬，孙犁、董逸峰等共三人曾组成“记者团”到雁北进行过采访，却不怎么成功，只写出了一篇文艺通讯稿《一天的工作》。孙犁回忆说：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⁸⁾。

孙犁的新闻作品有：1940年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的战地通讯《冬天，战斗的外围——这是我们报告于世界的……》。《光复唐官屯之战》是1947年6月写的一篇比较典型的新闻报道。1947年3月《小陈村访刘法文》以记者的身份（原话是“记者即前往访问”）写出。1947年5月写的《访问抗属》作者也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的。以上提到的文章绝不是孙犁新闻作品的全部。

上面提到的新闻体裁的文章，《访问抗属》、《光复唐官屯之

战》等经孙犁之手散文化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人在编《孙犁文集》时把它们都列入散文中——这种编排是没有非议的，因为新闻体裁也可以看做广义的散文。

赵树理写出的新闻比孙犁更少。由于具有文学才华，赵树理把有些新闻题材，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庞如林》就是他在南委泉采访英雄庞如林写成的赞颂“劳武结合”的鼓词，

卖工队今日走到东，
东庄上学习互助大变工，
卖工队明日走到西，
西庄上学会打游击，
卖工队好比鱼在水，
在敌占区满天飞，
一共卖工二百六，
赚下小米一大堆，
东岭山头一场战，
给东岭老乡解了围，
向阳坡前打一仗，
打得鬼子血花飞，
这真是对己对人两方便，
生产战斗双占魁。

他还把《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的一则新闻《神枪手刘二堂》改编成快板。

孙犁编辑过的刊物有：1939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1941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于该报）；1946年由冀中区编的《平原》杂志。1949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时间最长，从1949年起直到离休。按孙犁自己说，他一生主要从事了三种工作，即编辑、教员、作

家；而做编辑的时间最长。

孙犁在编辑岗位上很认真，兢兢业业。“我没有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我的习惯，凡是到我手下的稿件，拆封时，注意不要伤及稿件，特别不要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要保持稿件的清洁，不要给人家污染。我的稿子，有时退回来，稿子里夹着头发、烟丝、点心渣，我心里是很不愉快的。至于滴落茶水，火烧小洞，铅笔、墨水的乱涂乱抹，就更使人厌恶了。推己及人，我阅读稿件，先是擦净几案，然后正襟危坐。不用的稿子，有什么意见，写在小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以上是细微之处。而在编辑的职业道德方面孙犁做得也很好，“我看稿子，主要是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年老年幼，有名无名，或男或女。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不计旧恶，不避嫌疑。当然，如果是自己孩子写的作品，最好不要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⁹⁾

由于孙犁自己也是一位作者，所以，他做编辑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韩映山曾说过，“从前孙犁同志帮我们改稿非常认真，我有篇《鸭子》，那条小河是朝西流的，孙犁同志一看，一般的河都是往东流啊，怎么会是冲西流呢？就想改过来。后来又想，也许有特殊情况，他那儿水是朝西流的。”孙犁亲自把韩映山找到报社，一问，确实是朝西流的，就没有改⁽¹⁰⁾。

尽管孙犁在编辑岗位上做出不小成绩，但是从本心讲，孙犁并不想做编辑。“编辑工作，我实不愿做，特别是在城市做报纸副刊，有些海派事，实不习惯。”“我在这里工作并不安心”，“虽是做编辑也能写，但不如集中精力，我们是已经到了应该集中精力的年纪了。”⁽¹¹⁾他想从事专业创作，但一直没能如愿。孙犁对于编辑这一行也有种种感慨和体会，“在过去很长的年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久而久之，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做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成绩来，是很不容易的。有人把它看做敲门之砖，有人把它看做高升之阶；你是个老实人，也很可能被人当做脚踏的砖石，炫耀的陪衬。”⁽¹²⁾

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

两位作家在编辑岗位上都发现和培养出文学新秀。赵树理发现陈登科，帮助刘真，孙犁对阿凤、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人的扶植和帮助都被传为文坛佳话。

1950年，陈登科将自己的作品《活人塘》寄给《说说唱唱》。由于陈登科当时的文化水平很低，稿子上有些字必须费好大的工夫才能认出来。比如“趴”不会写，他就按自己的想像造字。赵树理不仅认真地看，还把它推荐给田间、康濯等人。说这篇稿子是经赵树理一字一句地帮助修改发表的，一点也不为过。“他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并不因我的字难懂难认，放到一边去，或者推给别人处理，他不但细心地、认真地、负责地看了我的稿子，一字一句帮助我修改，而且还动员其他编委帮我看稿，修改稿，这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是多么难得啊！”⁽¹³⁾这篇稿子在当年10月的《说说唱唱》上发表时，还刊登了赵树理热情赞扬小说中人物的《〈活人塘〉四人赞》的诗四首，并写了“作赞缘起”。之后，赵树理还主动保荐陈登科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陈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后，赵树理依然热情地辅导他。

女作家刘真的《春大姐》里有个东院王大娘，由于刘真对媒婆这类人物不熟悉，是赵树理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帮助她塑造起来的。刘真后来回忆道，“文章从赵树理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活灵活现地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我读后，高兴地笑了，说：‘只有在他的笔下，才能把媒婆写得这样好，我可办不到。’严文井老师说：‘你的赵树理老师整整三天什么也没干，调动了他自己的生活，把全部精力完全用在你的文章上了。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他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学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更加明白了，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乱造。”⁽¹⁴⁾